

总第10717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52349 88860470  
 电子版:www.zjgrrb.com  
 E-mail:alan0104@163.com  
 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12号楼109室 邮编:310012

# “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启示世界

“你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国?”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期间,一项针对20国青年的调查显示,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成为这些在华外国人

人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新四大发明”不仅改变中国,而且深刻影响着地球村时尚,吸引着五大洲目光。

古老中国创造的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曾经改写世界历史。如今的“新四大发明”正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据新华社

《“道德审判”,不堪承受之重》连续报道

## 编者按

由于我国关于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早期无偿器官或遗体捐献者中,有不少来自保守思想较为顽固的地方,在献出“生

命的礼物”后,一些回到家乡的器官或遗体捐献者家属遭到了旧观念的猛烈攻击,成为他们不堪承受之重。7月15日本刊1版刊出了《“道德审判”,不堪承受之重》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接到了很多温暖人心的来电或留言,表达了他们对捐献者家属的敬意和关

心,对落后、保守思想的谴责。捐献者献出爱心,引发的是更多人的爱心,特别是受捐者,他们充满了感恩之心,甚至是愧疚之心。为此,我们编发了一位受捐者的心路历程,他的感恩之心,报恩之举,是对《“道德审判”,不堪承受之重》的最好回应……

“我一直在想,那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因为什么原因离世?家人现在会是什么心情?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很深的亏欠感,我能够继续活下去,但他却永远地离开了……”姚银渊——

# “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报恩”

■记者杜成敏

很久以来,姚银渊常常会想起自己肝移植手术前的那一晚,那一个人的离开、那一份生命的寄予,对现在的他来说,这就像是一份沉重的责任。肝移植成功后,他一直坚持做公

益,“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报恩”。但他心中一直有个结,直到今年4月,他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后,他才真正感觉到了重生……

## 罕见遗传病,让求职屡屡受阻

“您看,我身体素质这么好,打篮球都没问题,工作肯定不会有影响的,在录用我的事情上,你们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姚银渊几乎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跟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姚银渊是海宁的一名大学生村官,他通过了公务员的笔试、面试,但到体检的时候却被刷了下来,原因是他的肝功能有异常。

“很遗憾,我们也很想录用你,但政策有规定,相关的身体指标必须要合格,我们也不能违规操作啊。”工作人员对他说。

这已经不是姚银渊第一次被“临门”拒绝了。2007年他大学毕业后,先后过了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银行系统招录的考试关,但每次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被拒之门外,问题就出在他的肝上。

姚银渊的心情极度沮丧。“为什么偏偏是我!”不甘、懊恼,他甚至开始恨自己

的身体。从第一次体检失败开始,他就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但始终查不出病因,而且奇怪的是,他感觉不到任何不适的症状。他身高188厘米,体重近100公斤,高中时是校篮球队中锋,大学时是系篮球队成员,原来身体素质好得不用说。

“可能是一种很特殊的遗传病,到了一定年龄会发病,目前表现特征也不明显,根源不好查。”医生解释。

这意味着他的身体里有一颗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很快,他的血常规出现异常,那是肝硬化的初期特征。2014年9月,这个一直查不出来的诡异疾病,让他的脚部开始肿胀,肚子也变大了,出现了腹水。

他再次来到医院,经过多项指标的详细检查,医生终于查出了他的病因——“威尔逊症”,学名叫“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病。

## 肝源面前,所有抱怨变得不值一提

“你现在已经是肝硬化晚期,需要进行肝移植。”听到医生这句话时,姚银渊一时发懵,在他的印象中,做移植手术一般都是生命垂危的患者。

在等待肝源的这段时间里,在妻子的陪同下,他将江浙沪所有有名的肝病医院都跑遍了,但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必须移植,越快越好!”

一家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肝源的快速到来。2015年过完春节后,姚银渊住进了杭州的医院。医生告诉他们,肝源很快就有,大概一个月后就进行手术。

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里,姚银渊在病房目睹了肝病带给生命的痛苦。有一位驾校教练,由于胆道淤积导致黄疸过高,全身黄得吓人,更严重的是他每时每刻都

会感觉很痒,那是一种深到肉里的痒感,哪怕把皮抓破了,也不会有解痒的感觉,整晚都睡不着觉;还有一位3岁左右的孩子,长得非常瘦小,肚子却大得惊人,他的腹部积水已经非常严重。

看到这一切,姚银渊才深刻感受到,这些在苦难中煎熬的生命,苦苦等待的是那珍贵的肝源,这是他们唯一生的希望。与他们相比,自己是幸运的,所有的抱怨变得不值一提——此前,因为高达40万元的移植手术费,让他并不富裕的家庭债台高筑,他甚至一度希望手术推迟进行。但是现在,他开始担心自己能否找到合适的肝源,因为之前医生告诉他:“小伙子,看你人高马大,给你找的肝源也得大一点,不然配不上。”



接受“生命的礼物”后,姚银渊又能打篮球了,他内心充满感恩。

## 他想了一晚:自己的重生是以另一个生命的逝去为前提

他的担心应验了,住院20多天后,他的主治医生来到他的病床前,面带微笑对他说:“要不你再回家等一等吧,这段时间还是没有。”

姚银渊自认为是一个乐观自信的人,小时候,他得过慢性骨髓炎,右腿先后做过4次手术;大学毕业后,工作一次次被体检卡下,连朋友都佩服他内心强大;即使得知自己得了遗传性肝病时,他也一直用积极的态度生活。

每一次的困难他都挺过来了,但是这次肝源的“失约”,让他有点丧失信心了,他甚至瞒着家人偷偷立过遗嘱。

好在事情很快迎来转机,2015年4月

16日,医生正式通知姚银渊:“肝源有了,下午准备手术。”

父母妻子马上全部赶到医院。消毒、排空肠道,一切准备就绪。但是从下午等到晚上,通知他进手术室的通知就是迟迟不来。直到当晚8时左右,医生终于出现。在大家焦急的目光中,医生摇了摇头说:“手术取消了,肝源捐献者家属工作没做下来。”

希望的火光一次次燃起来,又灭了,这样的波折让人很难承受。回到宾馆后,姚银渊的母亲呆呆坐在床上,老伴喊她洗脚,她猛地冲他喊:“洗什么脚!不洗!”整个晚上,母亲情绪有点恍

惚,一直盯着手机看时间:22点、23点、24点……

“医生说过晚上如果肝源来的话,就做手术,万一电话响了呢?”

另一边的医院里,姚银渊也一夜未眠。医生的一句话,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重生是以另一个生命的逝去为代价的。

“我一直在想,那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因为什么原因离世?家人现在会是什么心情?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很深的亏欠感,我能够继续活下去,但他却永远地离开了……”

他想了一个晚上。

## 接受“生命的礼物”,他满血归来

姚银渊很努力地睁开眼睛,模糊中,他看到了妻子的轮廓,便喊了一声:“痛。”

一旁的母亲听到,眼泪立刻就掉了下来。此时此刻,疼痛是最好的消息,这是生命存在的证明。

手术很成功,而且因为身体素质好,从手术室转到ICU病房的时候,姚银渊连

呼吸机都没用上,一旁的护士说:“你真是个奇迹!”

直到今天,姚银渊的身体都非常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也未出现过。他回归了社区篮球队,还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移植受者运动会。同事们都说他是满血归来、系统更新。

## “谢谢你!在你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他……”

重生后的姚银渊,一直努力寻找一些方式来回报社会。早在ICU病房的时候,一些病友因为麻醉并发症的原因,情绪非常不稳定,做了多年村官调解工作的姚银渊发挥自己的专长,对大家进行开导,还真的安抚了不少人,连ICU病房的主任也夸他:“小伙子工作做得不错嘛,以后就封你为ICU小班长!”

出院不久后,姚银渊加入了浙医一院的志愿者组织——“浙壹汇”,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他成为了肝移植病房的常客,他与等待移植的病人谈心,传授经验知识,消除他们思想上的顾虑。但他明白,他

所做的不在于是否能打开他们的心扉,或者积累丰富的经验,而是仅仅出现就够了,现身说法在这个时候是最有效的。“当医生介绍说,这个小伙子已经移植了两年,现在身体非常健康。他们一看到我,就已经给他们最大的信心了,有时候我说的话,比医生还管用。”姚银渊说。

只不过他依然还会经常想起手术前的那一晚,那一个人的离开,那一份生命的寄予,对现在的他来说,就像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他在多个公益活动场合或接受媒体采访,都会谈起这个话题。他一直坚持做公益,以寄托向社会报恩的虔诚之情。

今年4月,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上海举办,一批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参加,姚银渊也受邀出席。去之前,他很担心,那些捐献者家属看到他,会是什么情绪?埋怨、冷漠或是伤感?到了受捐者向捐献者家属献花感谢环节时,一位家属一下子上前,紧紧抱住了他,含着眼泪说:“谢谢,谢谢你!在你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他……”

原来,接受肝移植的那一晚,也是另一个生命的新生。这一刻,姚银渊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重生,他一定要为另一个人、另一个家庭好好活下去,活得精彩,回报社会。

## 回音壁

### 良渚小伙成功捐献“生命种子”

他说:愿做个最遥远的陌生人,希望受捐者的青春色彩斑斓



中美正式交接“生命种子”。

本报讯 记者王艳 通讯员于伟摄影 8月5日,本刊1版刊登的《我省首次承担涉外造血干细胞捐献

采集 良渚小伙为外国患者献出“生命种子”》,报道了邱世杰的感人事迹。8月7日,邱世杰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8月8日,邱世杰的造血干细胞由美方患者所在医院工作人员经全程绿色通道护送接回,以保证72小时内植入到受捐者体内。

由于涉外捐献的保密协议更为严格,邱世杰很有可能终身都无法得知对方受捐后的身体状况,但邱世杰说:“我愿意做他那个最遥远的陌生人,只希望他的青春依旧色彩斑斓!”

“因为两国捐献参数要求不同,当时我们安排了24小时陪护,监测邱世杰的身体状况,还制订了应急预案。”承担此次涉外捐献任务的浙江省中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建平说,“这次邱世杰的成功跨国捐献,也让省中医院成为浙江省涉外造血干细胞采集定点医院。”